

北平圖書館惠存
童振藻敬贈

野人山考

童振藻

西曆五月第六
卷第二期單行本

野人山攷

一 緒論

現時背山面海，易固封守者，莫吾國者。無如海疆越萬里，既無可恃之軍艦軍港堪以戰守，而陸地沿邊逾三萬里，雖十之九高山峻嶺爲天然長城，而東北外興安嶺淪入於俄，已崩一角，西南野人山又秦半爲英所強占，復陷一隅，殘缺不完，殊難恃天險以自衛。試一追溯厥因，并非戰敗喪失，實緣邊地不重，或劃出昏然，或置之度外，未能早爲之所而自填之。以致任人巧取豪奪，得及整個之國防，思之能無扼腕！雖然，陰山克復，胡馬不令飛渡，祁連奪得，匈奴頓減顏色，此類健兒，如能復生，還我河山，亦自易易，焉得不及是時聚米畫沙，一譚形勢而詔告之？不過外興安嶺位交通較便之處，其形勢爲國人所深知，野人山在地域最僻之區，國人深知其形勢者，恐不多觀。余旅滇歷年久，欲洞悉該山狀況，凡過居近該山或經過該山人士則詢之，欲厚儲該山資料，則設法向接近該山之官署私團以蒐之。久之略有所獲，特提要草成此攷，以供留心該山形勢者之

參稽焉。

二 名稱

苗族謂其遠祖係塞國住民，故子孫多愛清涼而喜宅山巒。而峰崇嶺峻，氣候尤爲清涼，羣居萃處，繁殖更勝於他處。以故吾國西南部凡拔地摩空之山脈，多爲該族所盤踞，其山脈遂以該族之名名之。即如廣西東部之大僑山，因爲僑人所盤踞，遂以僑人之名名之；貴州中部之苗嶺，因爲苗人所盤踞，遂以苗人之名名之；雲南西部之野人山，因爲野人所盤踞，遂以野人之名名之，此皆吾國之通例也。是則以上三山，均在吾國境內，故定名之例，不謀而合。惟大僑山苗嶺距中原較近，人多重之；野人山僻處滇西，距中原較遠，人多忽之。故清以前之史乘，不乏記載野人之事實，若山名則未著錄。即如元代馬哥波羅遊記卷二，第四十三章，曾將自吳昌（即永昌）至緬城，中間經過長林凡十五日，罕見居民，自係野人山一帶之地；然因以前志乘未著錄野人山之名，遂未叙明爲野人山。明代徐霞客遊記，滇遊日記

童振藻



八，雖在姊妹山麓，開山後有野人出沒，然亦未叙明姊妹山西北為野人山。余以日富之載籍言之，野人山之著

錄實始於王芝之海客日譚，其第一卷備載經過野人山之情形。是書雖刊於清光緒十年，而書成則在同治十年，即英滅緬甸前十五年。黃懋材酒籍日記卷三亦載有野人山道路之概況，是書雖重校刊於光緒十二年（此書者兩本，一係光緒初年刊本，一係光緒十二年重校刊本），而書成則在

光緒四年，英滅緬甸前十一年，或係沿王氏之書而稱之。厥後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姚文棟雲南勸學籌邊記等書，亦均有野人山形勢之記載。執是以觀，凡滇西極邊各山至蒲季始有野人山之稱，其前史志僅有招搖山糜零山南牙山沙木籠山等名稱耳。

三 山脈及形勝

野人山係岡底斯山脈之山，岡底斯山脈自西藏西南之岡底斯山東逸，轉南至西康境，其幹脈為伯舒拉嶺。

南行分一支入雲南境，轉東南至怒江西為高黎貢山；又分一支入雲南，由恩梅開江上源隸江西，駝洛江東，向南至恩梅開江東為板廠山扒拉山；再南為高良工山八台山琅牙山，轉西為尖高山瓦崙山；自高良工山西南張家

坡分支向東南為姊妹山習降山，又自八台山分支向東南為羅巖山；又自姊妹山分支向南為老島山。

伯舒拉嶺幹脈在西康境，轉西南，分一支入雲南，至恩梅開江上源駝洛江西，邁立開江上源木里江東為髒莫苦山；再南至江心坡，在恩梅開江邁立開江之間為恩康嶺松板山東坡嶺。

伯舒拉嶺幹脈又向西南，至西康雲南交界處為康藏嶺；轉南至邁立開江上源南得康河之西為龍巖山，再南至邁立開江西為枯門嶺梭模拉姆坪嶺；轉東南，穿過伊洛瓦底江，再東南至大盈江北為猛怒山獅子山猛弄山馬山蠻哈山；至大盈江南，龍川江北為南牙山蓋西山等練山布嶺山；分一支向西南為邦杭山邦欠山；分一支向東北為杉木籠山。

自龍巖山分一支向西南，至更的宛河西北為納輿山不可山；再西南為孟力坡。

幹脈自布嶺山再南，入緬甸，在薩爾溫江（即怒江）下游之西，西當江之東，經北擇喀倫尼等處為朋龍聯山；再南為擺古約馬山，至馬爾達般海灣之北而止。

以上幹脈及支脈中，如高黎貢山脈縱貫雲南西部，長約千里，海拔五千五百尺至一萬二千尺，當片馬東爲八千尺；板廠山海拔一萬零八尺；恩康嶺東坡嶺諸山最高峯海拔七千五百尺；龍最山海拔九千尺至一萬三千五百尺，當坎底西北爲九千尺；枯門嶺海拔六千尺至一萬一千四百尺；姊妹山海拔一萬一千三百尺；尖高山海拔一萬零四百尺；琅牙山海拔三千尺；八台山海拔二千五百尺；嶺隴山海拔一千二百尺；若不可山則與枯門嶺海拔之高度相等。

又猛弄山海拔三千尺，息馬山海拔五千尺，南牙山海拔一萬二千尺，蓋西山海拔一萬尺。

若在西康之伯舒嶺，海拔一萬七千尺；在緬甸之龍驤山，最高峯海拔六千尺。

右列各山，如龍最山枯門嶺模拉姆坪嶺猛弄山猛弄山息馬山蠻哈山南牙山蓋西山等練山布嶺山那杭山那欠山杉木龍山爲野人叢集處，故均有野人之稱。即恩康嶺東坡嶺扒拉山琅牙山尖高山姊妹山中，間有野人分布，與野人山脈不相連屬，故無野人之稱。若納札山不可山中野人較多，故與枯門嶺等同有野人之稱耳。

就上叙野人山幹脈及支脈衡之，野人山之範圍已可概見。本文係野人山攷，自當僅就野人山支幹各脈中之山攷之，其餘因英人誤謂高良工與高黎貢爲一山，前有人議在高良工山分界，英人遂藉口強在高黎貢山頂樹界樁界牌，欲將野人山北段之全部，攘爲己有。尖高瓦雷兩山，前清時已在山頂劃界，故附叙之。若扒拉山蠻隴山姊妹山等均係著名之山，故亦附叙之。

野人山支幹各脈既已分出，雖其海拔高度前已叙明，而重要各山之形勝等項應再詳叙於下。

龍最山 龍最山一稱龍岡多山，位坎底之西，山嶺有路，東經南閣通坎底，西通緬捕，爲滇省西北第一重要之門戶。

枯門嶺 枯門嶺雖較龍最山稍低，南北綿亘約三百餘里，爲野人山幹脈中最大之山。嶺之東西一帶，縱長六百餘里，橫寬四百餘里至五六百不等，均稱爲野人山地。茲將前人所論野人山地之情形，撮錄於下：

詳編成續滇省野人山地誌：其地東界緬甸西兩邊邊外之雲山，西界更的宛河之孟力坡，南界八莫孟拱，北界西蒙波薩隆南之曼諾。其緯綫約起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中，京師西經十九度至二十三度有奇。全境據金沙江及更的宛河上源

西偏之地。又溯邁立開江而上，更北為格古斯野番，為最莽野，赤體無服。格古斯之北，即為坎底（即坎底），以樹葉著名，是為野人山北境矣。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三：緬北野人山地在厄勒瓦諾江（即伊洛瓦底江）以東者，四分之一與雲南接壤，餘八莫一處外，其餘野人山地距赤道北二十四度以上；在厄勒瓦諾江以西者，四分之一距赤道北二十四度二十五分以上。中莫如野人山野分，似可以適中之地距北京西五十度（五字疑錯）三十八分爲界，即英界六十（六字疑錯）五度五十分。

梭模拉姆坪嶺 梭模拉姆坪嶺在枯門嶺之南，位北緯二十度十五分之間，東距邁立開江一百餘里，南距八莫五百餘里。

丕可山 丕可山一名巴開山，或稱拉脫可山嶺，在野人山北幹之西，為野人山支脈之山。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六：野人山地，據厄勒瓦諾江及更的宛河上游。更的宛河源多號頭嶺，地名快實（即戶拱）。距此西北約三百英里為柏脫可山嶺（一譯為丕可山），嶺北納札山與厄羅密（即阿羅密）邊更管理之區也。舊滇西南，即孟力坡，是為野人山極西之境。舊滇而北至哈子山峯，野人分境即在此界。

猛戛山 猛戛山在蓋西之西，為南甸所轄。山外有通茶山古永里麻威種及大金沙江之路，甚為扼要，故明陳用賓建神護關于此。關南為高立岡，海拔在萬尺以

上。

英人德斐游記：神護關南有極高極巨之尖刺山，名曰高立岡，高一萬二千尺。下披有極小徑街往蓋達之路，距小徑街八英里餘，當伊洛瓦底江太平江合流之處，其地有老關城，為中國官王上秀所築。

猛弄山 猛弄山在蓋達西北，猛戛山之西南，為蓋達所轄。綿亘至大盈江畔，山外有路通大沙江及孟養諸處。明陳用賓建萬仞關于此。關在山脊，門圈尚存，與銅壁神護巨石鐵壁虎踞等關已毀為平地者不同。

息馬山 息馬山在息馬東北，猛弄西南，前為蓋達所轄。此山盤亘于戶岡之間，山外有道通孟拱蠻八莫等處。明陳用賓建巨石關于此。關舊在石崖上，鐫有「天朝巨石關」五字，今廢。關西有薩送河源山，仍在野人界內，現與巨石關併淪于瀾。

尹為登巨石關頌詩：立馬峯頭望眼空，振衣颯颯舞天風。羅分內外疆界，設在乾坤裂縫中。一掌中原看際約，幾條遠水望冥濛。飛天省是皇家土，何日重書會大同。

蠻哈山 蠻哈山在息馬東南，山形如象鼻，為南甸所轄。明陳用賓建銅壁關於此，并置守備戍守之。關舊在土阜上，左右均屬平野。現通蠻哈蠻八莫之路，均

在關之東西，不由關門出入。其上有兵書峽，甚爲著名。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嶺哈山，猛卯關皆在山下，明時營令守備戍守其地。

字義英修廣南通志卷二十三地理志山川永昌府上：嶺哈山設關，其山有峽狹，名兵書峽。

南牙山 南牙山，一名鳳凰山，又名火燄山，在大盈江南岸，周袤四百里，延入干崖盡邊界。上有石棧，野人據以爲險。明王盛再征麓川，遣陳用儀開之。楊慎詩，「說有南牙山更惡，帕頭漆齒號蠻寨」，即此山也。現山間村寨，有二十餘處。

伏明一統志卷八十七南甸互羅詞：南牙山在司西一百八十里，亦甚高，延袤一百餘里，樹木陰翳，官道經之。上有石梯，或人以此據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牙江。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南牙山上有石梯，夷人據以爲險。正統間王顯道將曠曠開是山，斷賊走路。

蓋西山 蓋西山在蓋西之西南，山北接猛蚌山，南至大盈檳榔兩江相會之處。山北有峽，稱爲蓋西山峽。

阮元等修廣南通志卷二十三地理志山川永昌府上：蓋西山自猛蚌南行，由山峽中曲折蛇行，仰不見天，至蓋西，忽然開朗，其山臨江，在蓋西西南五十里。

等練山 等練山在猛卯西北漢董之北，爲隴川所轄。山有鐵壁關，爲明陳用寶所建。關內外有緬甸貢象之故道。現往來隴川蠻寨八莫間者，尙取道於此。關後有孔明營。東西有山緊抱，亦扼要之地。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等練山在猛卯西北。

阮元等修廣南通志卷二十三地理志山川永昌府上：南牙大山西南走干崖戶巖，又走羅羅河南，西走鐵壁關爲等練山。

王芝海各日原卷一：野人山紆繞險邊，如衣裘之緣，陰峽窮崖，幽谷叢莽，最爲曠野之區。山向設八關九隘，置撫夷千戶十七員，帥土兵分防關隘，以控馭野蠻諸夷。東北曰瀛羅隘，明光隘，通怒求道也。北曰神護關，猛豹隘，只那隘，古永隘，藤寨隘，通茨山麻里道也。西北曰銅壁關，巨石關，萬仞關，通寶井隘，拱道也。西曰高竹隘，猛木隘，通野人山說道也。西南曰鐵壁關，成壁關，天馬關，通緬甸貢道也。南曰漢羅關，邦象隘，通木邦道也。凡由滇西南通徵外者，莫能舍野人山而由他道，滇邊要害，天設中國之險也。野人山有上中下三道：上曰火炭山（卽南牙山），中曰石梯，下曰河邊。上道由銅壁關轉行，下道由高竹隘，中道由鐵壁關，緬甸貢象故道也。上道較迂遠，而行步多由之，蓋中下二道雖迂遠，得緊要則甚難，頗不便于人馬，故皆舍之而趨迂遠者。自明尤移野人山而南百數十里，岩樹俱茂，山途詰曲，一騎難通，較秦蜀迂道，險仄何止百倍，殆天與西南敵而設此山與？鐵壁關尤岸然雄隘，一夫當之，萬軍束手，鐵壁之名，夫豈誣哉？情自瀾亂以來，邊防不防，竟使往還各官道，固

不任亦不詳矣。

此文種云南勳等據說記奉上海卷國營備案：在陸廷事者，莫不知有八關九隘。夫陳用賓築關之始，設兩守備，又開二十二屯田以衛之，非如今日之築關設縣而無守者也。設護於未久而墮圯，用賓遂不再築，故知其意本一時權宜之策，未嘗以為經久可行也。土人吳宗濤論曰：「若路難出，非可以八關之設而禁止。先年思正內奔，瓦魯追逐，甚驟而來，有一關能當之否？康熙乾隆時，各關皆有守，今則開已盡祀，兵亦久撤」。又道光初知州胡啓榮以陞陝四面環列野茂零落，仍仿楚南成例，築沿邊碉堡七十餘處，以屯練丁守之。土人何自澄論曰：「陞陝多山，山多則難多，今有碉堡之地十二三，而野匪便於出搶之數十七八」。試合兩說觀之，則關隘碉堡，皆無當於設險之義。然則若何而可？曰：昔日之關隘碉堡，皆在山內，今宜移之山外，沿江屯聚，以護諸山要隘之口，庶乎得其地勝。

布嶺山 布嶺山一名布嶺，在千崖西側壁閣下，延入巒森境內。其形與巒哈山同，亦如象鼻。在昔曾築堡於此，以禦野人。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布嶺，千崖巖冬衣裘，猶汗如雨，其西布嶺嶺涼。

邦杭山 邦杭山在等線山西南，前為隴川所轄。山有虎踞關，亦明陳用賓所建，關位長約二二三里之隘口中。關東十里之益千，為山驛至關必由之路。關西距八莫約四十餘里，亦有路通來往。現此關淪入於緬。

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六王巖石：時官署設巒森，電，虎踞關在邦杭夾谷，舉東南西，南為巒嶺河，北為皇清河，東至南鴨河八千里。

邦欠山 邦欠山在猛卯西南，邦杭山之東南，前為猛卯所轄。明陳用賓建天馬關於此山兩峰之間。現在關已淪於緬，故關內有英人所築由八莫通南坎之路。

詳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六王巖石電：天馬關在邦欠兩峰間，坐東北，向西稍，營盤基址均存。關東至隴川僅幾十里，迤江至南坎四十里，西至邦欠四十里，突外即通緬甸，東北至隴沈六十里。

杉木籠山 杉木籠山一稱小沙陞弄，又稱沙木籠山，在南甸之南，隴川之東；山高入雲，上下幾及百里。明王驥征麓川，曾破思任發於此。清乾隆間設汛，控制隴川三關。

大明一統志卷八十七南甸宣撫司：沙木籠山在司南一百里，上有關，立木為柵，週圍一里。

清一統志卷三百八十永昌府：沙木籠山在南甸司南一百里，明正統中，王驥破土谷思任發於此山。元志平緬路有小沙陞弄，即此。

岑毓英修雲南通志卷二十三德理志出川永昌府上：杉木籠山，自防務起時，即安營於此，又設捷夷二，督督手防禦。

野人山北部幹脈，南北直亘，頗少彎曲，故著名者

不過數山。南部幹脈迂曲盤繞，以致群山糾紛，與北部不侔。騰越州志卷三謂：「自杉木植山至息馬山凡十五山，在上司境內，然其境跬步皆山，不能更僕數。」王綱傳中所載馬鞍山七門皆昔戰爭處，今亦不錄。其沿邊山密箐深，均爲波龍（卽崩龍）野人栗粟等所盤踞，諸峯羅列如兒曹，巨細難悉究也」。觀此可見南部幹脈中山甚複雜，不似北部幹脈之單純矣。至姚文棟雲南勸界籌邊記卷上野人山說：「騰越發源之大盈江合摺榔江橫出于羣山之間，故在江南者有南牙山等練山，在江北者有蠻哈山布嶺山，又有猛弄山息馬山蓮送河源山猛戛山，其名實繁，未可枚舉」。亦可爲南幹山脈甚爲複雜之一證也。

又野人山北幹峯高，秋冬時常積雪，以雪景勝。南幹峯雖較低，然瀑多林密，青白競奇，其風景較北幹爲佳。王芝海客日譚會詳言之，茲摘錄于下，并將王氏野人山雜詩擇要附之：

海客日譚卷一：野人山峭岩懸瀑，古簪沈林，有畫不如者。又野人山若怪而多樹，樹皆橫擱當道，野水洶激而多石，石皆及乘亂流，野性然也。又野人山水石林竒，若古有別趣，是說靈烟火氣者。

野人山雜詩五首錄二：

翠屏西去路彎環，墨背蒸雲點午天。野碧絕神惟畫木，竹竿
要客羣花錯。斷崖板嶺翠千縷，老樹癡生圓似錢。二百里間無舍
館，宵來常抱月光眠。

野人山至野人山，野水叮嚀絕少回。霜氣空虛楓眼細，月光偷
上枕頭來。炊烟萬竹留餘火，荒洞飛泉激古苔。清露滿衣渾不
覺，沈吟猶自重敲推。

由是觀之，山野人野，而景物亦野，是宇宙間荒怪異境之一。吾輩文人好奇，雖身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矣。

附野人山圖（見下頁）

四 位置及河流

野人山在雲南境內，北部幹脈位于吾國西經二十度左右，其支脈東迤于十九度五分之間，西迤于二十二度十分之間。南部幹脈，位于西經十九度左右，其支脈東迤于十八度五分之間。全脈北起北緯二十七度五十五分，南達二十三度三十分。山之幹脈，盤亘既遠，支脈又多，故發源之河流，難以枚舉。茲將其最要者分臚于下：

邁立開江 邁立開江，一稱麻里卡江，流于北部幹脈及支脈之東，有木里江浪不冷江兩源，浪不冷江支流

南得康河係自龍最山發源。江自木里浪不冷兩江合流後，南流。其西岸支流之大者，如南牙河恩西河，均源出枯門嶺。下游支流之朋因河，源出揆模拉姆坪嶺。江自納朋因後，再南流，與恩梅開江合流爲伊洛瓦底江，長約八百餘里。江甚彎曲，且多險灘急湍，不利舟行，僅兩岸間有竹筏撐渡。此江上源木里江浪不冷江流域爲木王地；中下游與恩梅開江夾流之處即江心坡。

恩梅開江 恩梅開江因在幹脈中部之北，適立開江會流爲伊洛瓦底江，故附敘之。此江上源爲俄江駝洛江，均自康藏嶺流出。兩江相會後向西南，東會岔角江，再西南，東會流經片馬之小江，稱碧卡江。又西南與邁立開江合流爲伊洛瓦底江，江長八百餘里，灘石遍布，舟楫難通。僅上源倭江，有溜渡以通往來。

南太白江 南太白江源出神護關南獅子山，稱美利江。西北流轉西，經髮乳北，再西入伊洛瓦底江，長二百餘里。

大盈江 大盈江上游或稱大車江，或稱馬邑河安樂河，源出騰衝城之赤土山。西南流經南牙山北，伏流，再西南，至干崖西，會源出尖高山之檜榔江。又西

南至蓋達東南，會源出猛弄山之蓋達河。又西南經蠻允南，至第草地，東北會源出邦杭山之紅蚌河。又西南出蠻境至緬甸，經舊蠻南至八莫，入伊洛瓦底江。此江長七百二十里，在騰衝境內，僅有竹筏行駛。水大時蠻允以上，可通小舟；平時僅舊蠻以下，剝木爲船，轉運貨物。

龍川江 龍川江下流爲瑞麗江，源出騰衝之大塘明光兩隘，南流經龍陵西北，轉西南流經沙木籠山東，蹙放西南，會源出猛弄之芒市河。又西南至漢龍關東北，會源出沙木籠山之南碗河。又西南，流至漢龍關西二十里，天馬關東南二十里，入緬境，爲莫勒江。又西南入伊洛瓦底江，長一千二百里。江在騰衝境內，可溯出畝，離通舟楫。

更的宛河 更的宛河一名後江。正源爲大宛河，源出枯門嶺，曲折西南流，會源出揆模拉姆坪嶺西至大納河及源出丕可山之大龍河；向西北折西南，至卡列買東，轉東南，至排改寨東南，入伊洛瓦底江，長一千三百餘里。上游水急灘多，難通船舶；下游自會露露河後，可駛小輪。

伊洛瓦底江 伊洛瓦底江一稱大金沙江，其源為恩

梅開江獨立開江，兩江在猛色特西北相會後，始稱伊洛瓦底江。曲折西南流，穿過野人山，經密支那東，再西南，西會孟拱河。又西南轉南，至打羅東北，會南太白江。再南至八莫西，東會大盈江。又西南轉南，至茂克新

西北，東會龍川江。再南，至巒得勒南，東會抹能江。經阿瓦北，轉西南，西會更的宛河。再西南，轉東南，至仰光，分十餘派為三角江，入印度洋，幹流共長四千餘里。自密支那以下，通木筏。自會孟拱河以下通帆船，自八莫以下通輪船（八莫巒得勒間二千二百餘里，輪船上

行五日，下行四日。巒得勒仰光間一千二百餘里，輪船上行六日，下行五日），自仰光以下通大輪船。現在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之界已劃，不但伊洛瓦底江中游多已闢通，而南沿美利江，穆雷江南奔江（即紅野河）南碗河瑞麗江（即龍川江）劃達薩爾溫江，即南太白江大盈江龍川江下游一部分，亦為通有。

姚文棟雲南勸勸界論大金沙江形勢下：試以大金沙江形勢言之，自阿瓦而上，以瑞姑新街（即八莫）兩處，為湘江要地。瑞姑雲南通志作尼孤，乾隆時經略大學士傅恆征緬，探得此路由

天馬關出，五百九十五里，至此下船，約三百里，即至阿瓦，較諸路尤為便捷者是也。此處江道，上有大葫蘆口，下有小葫蘆口，夾江皆高山，江流窄而底極深，兩端皆負葫蘆口，故名。據

聞南大金沙江老所云大馬諸山狹小甚出峽也，為上游江道最險之處。論者謂不得瑞姑則新街難守，不得新街則瑞姑難守，蓋恃此兩峽以為險也。昔日巒得勒土司，都于新街，而扼瑞姑只禦緬甸，瑞姑新街皆蠻界屬地，大金沙江上游形勢要害之所在也。龍川江入金沙江在瑞姑之南，小葫蘆口之北，新街在大葫蘆口之北。而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則又在新街之北，昔為水道旁出之地。異時與英勸界，如能收回瑞姑及兩葫蘆口，則龍川江一路可以無虞，最為上策；其次亦須至大盈江入金沙江之口而止，以保全緬甸界之分地。

董振聲雲南勸勸界論（登國書報第八期）第三節雲南在國防方面之地位，仰光密支那間二千二百餘里鐵路之幹線築成，通巒得勒

間成間五百餘里之支線亦成，由密支那東北至片馬，北至坎底，東北至茂密，西至阿薩爾，由臘戍東北至盤泥西境，北至南坎之公路，多能行軍用汽車。并積極築坎底至西康察隅之路（其詳見後第八節交通內），而八莫仰光間伊洛瓦底江二千九百餘里之航路，又有駐江航運公司汽船來往；有事則分駐上下兩旬及阿薩密之三萬餘軍隊，易於集中以對擊。

五 氣候 野人山北部支幹各脈中之山，最高峰為一萬三千五百尺，南部支幹各脈中之山，最高峯為一萬二千尺，其

餘亦三千尺至一萬尺不等。而北部龍巖山東枯門嶺西之地，高者不過一千五百尺；南部天馬關南之地，高者五千五百八十尺；虎踞關東北之地，高者三千四百六十四尺；紅蚌河西之地，高者五千二百零九尺；蘆西之地，高者一千九百二十九尺；大盤江與伊洛瓦底江會流處北面之地，高者二千七百三十尺。是則高下之度，相差頗多，因之溫度高低，相差甚遠。即如北部龍巖山東之坎底一帶，南部龍川江流域之潯甸一帶，春夏秋三季頗熱，夏季最熱時，約達華氏表百度以上，冬季最冷時亦有六七十度。而千崖冬季僅衣單葛，猶揮汗如雨，隴川平地，最熱時達一百零七八度，最冷時亦五十度。凡各最熱之處，頻年不降霜雪，草木亦四時不凋，甚至冬季亦開蓮花。其低窪處因山脈環繞，如在鍋底，空氣難以流通，釀為瘴癘，南北各部之山地均有。北部如木王地及野人山地，入夏瘴癘殊盛，木王地僅有耐瘴之擺夷居之。更的宛河上游各地，入夏無論何人，均難居住。南部如芒遮板烟瘴甚大，五月至十一月間，有紅綫瘴，白瘴，黑瘴，突起如烟，故名。猛卯瘴氣蒸騰，有五色斑斕之狀。隴川亦有瘴癘，觸之致疾，不能言語。王芝海

客日譚卷一至南甸詩，曾描寫瘴景，茲錄於下：

西風吹香盡雨聲，宜樓牙落落關。更望大盤江外路，底處總
瘴野人山。

若最高及次高之峯，入冬雪覆其巔，一望皚皚，與麗江玉龍山蒼蒲極高黎貢山無異，其溫度約在華氏表零度下二十度左右。

六 物產

野人山地在木王地南境及孟拱西北一帶，盛產橡樹，故均有樹膠廠之稱。以前緬甸及南洋羣島未種橡樹時，野人多取漿出售；近則銷路已絕，不再採運。其山石有戴土處，刀耕火耨，可種雜糧；然所獲不豐，故野人糧食不足者，食完即至有餘之家共食之，稱為幫食。一切飲食，主客一律，主人不能稍為異視而侮慢之，否則即起爭端。食完則同至他處覓食，與淮河下游一帶，年荒饑民換食者相似。如人民之糧食盡，土司家尚有餘糧，則至土司家共食。食帶，則向山中覓樹果草根以果腹，必待新糧登場而後止。此外如棉麻漆樹茶樹藥材均有，茶味甚為濃厚，黃連亦屬佳品，若麻栗紅木松柏杉竹等林，則到處皆是。而木王地土質肥沃，所產旱穀果

品，繁碩異于他處。茲將余著木土地得失之關繫中所錄者摘錄于下：

早穀 早穀一種達四百餘粒，爲他處所罕見。

瓜 香綠 瓜大者如瓠，香綠大者如斗。

至特種植物，據王芝海客日譚所載，產于蘆達者，有以下數種：

纏芽 纏芽，葵夷（即羅漢）上蔬也，葉似棠棣而無刺，生有發臭，一經烹調則鮮矣，土司以之供貴賓。

酸荷 臭荷 酸荷，臭荷亦土司供貴賓者，臭荷尤在酸荷上，然不烹調則臭不可暫入鼻，烹之調之，猶不能盡其臭，惟食之甚香，酸荷雖香弗若也。

又董紹文干崖地誌天產門，載有麻郎果，麻猛果，羊乳果三種，并附圖說。茲將其圖說摘錄于下：

麻郎果 麻郎果，又名牛肚果，產沿邊熱帶之下及有瘴氣之地，形似牛肚，皮青黃色，有斑點，味甘。

麻猛果 麻猛果，即芒果，類名笋頭，夷名麻類，亦產沿邊地方，春花夏實，皮黃微紅，味甘且香。

羊乳果 羊乳果，形似羊乳，故名。成熟時，皮色淡紅，味甘而略酸。

又段文逸猛卯地誌天產植物門，載有紅藤一種，按山中野人腰帶均纏此藤。茲將段氏地誌所載紅藤一節，摘錄於下：

紅藤 紅藤，隱隱特產，劣者則復提稱，佳者可取爲杖，唐白居易有紅藤杖詩，明梁夷貞亦有紅藤杖詩云：
六箇苗藤色似朱，拄行隨脚勝人扶，會須將入深山去，倚着溪泉作老夫。

以上係植物之概略也。動物則管雞，家畜，及虎，豹，豺，狼，麂，熊，鹿，猴，犀，象均有，野人多恃採舊獸皮，麝香，熊膽，鹿茸，犀角，象牙以爲生。而雌及黑猿，野干，茶首，尤爲特產。茲將王芝海客日譚所載者，分錄於下：

雌 野人山有獸，似獼猴而尾修半丈，國人謂之長尾猴。按山海經，禺山，其獸多猿；注：雌似猴，尾長四五尺。又侯麟宗發類，猴出貴州，恩南，有山口，儂（余按貴州，飯飯山有此猴，詳載余著中國地理教程貴州省），盤，巨數百里，宗發異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子孫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傳而下，下者始食；先王用給衣衣，取其孝也。注疏，以宗發爲雌；自今歸之，成自成，雌自雌也。子石子（王芝別）見此獸於雪列，北十里許，崖，詳視之，實山海經所謂雌者無異；而野人嘗以爲山之神，每見相率而感拜。

黑猿 駐光，偶遊市中，見獵人持黑猿皮來市者，自眉長二寸餘，云得之戶，撒山中。王氏并有戶，撒（撒云）箭錄）：
戶，撒山，何歸，山中有，猿公在，吐氣納息不計年，能令三十六萬芝蓬生轉彩。偶貧，尾，四下嶺，崖，語知機，尾，先有故人待，幸，乘，風來，颯然洞其頰。將割其皮充裘，且蔽其

肉作醃臘。嚼酸亦果腹，持皮入夷賦，隄夷老子爭問直，直方玄
孤昂十倍。夷靈重獲皮，我獨重靈華，爾亦數千百靈通雜物，一
習不慣等朽胎，死亦無知則已矣，有知當亦增懶悔。

野干 漢書有獸，狀類木猴，頭正方，類人，髮長尺餘，腹
其面，欲有視，則搖頭以手按之。產騰許嶺，名曰騰軒，野人山
有之，佛書所謂野干是也。

茶首，傳物記南部有茶首，其音蔡芳，是兩頭鹿名也，野人山
亦有之。

鑛物則木王地各大河中產金沙，各大山中蘊鉛鑛，
坎底東南之普猛產鹽。中南兩部山脉中則銀銅鐵鑛均
有，大金沙江中亦產金沙。而最可寶貴之翠玉，則產中
部山西之孟拱；寶石產於南部山西摩谷。至北部山西之
戶拱，產琥珀，亦為特產。茲將各該處產銷情形，撮列
於下：

翠玉 翠玉，一稱翡翠，產孟拱之西露河上游，
沿岸地中之石層下。河為大金沙江支流，師範滇繁四之
一賦產內，所謂玉出南金沙江者即此也。產玉區域，縱
橫約百餘里，帕甘等處為老廠，東摩為新廠。老廠開採
已數百年，華人種人野人均往開採，鑛工約二萬人，華
人籍隸閩粵者為多。開獲玉石，納百分之十之稅於當地
頭人為出地稅，再納百分之三十三於英政府為國家稅。

13
惟因地有瘴氣，僅於秋末至夏初開之。新廠亦開採數
十年，採玉者先向頭人購地，每方丈數千元至數萬元
不等，獲玉後僅納國家稅一次。鑛工約五六百人。惟玉
之水性，較老廠稍嫩，有新山玉之稱。至新舊廠每年產
玉，約值銀百萬元。在昔採獲搬至大金沙江岸出售，估
客多購運雲南大理及省垣，由玉作坊琢琢；現因滇市銷
路不暢，多轉運香港及粵垣解珠矣。

寶石 寶石產摩谷之摩谷河畔，多出於變質石灰石
及河流沙條中，即後漢書西南夷哀牢傳所謂光珠，元時
謂之凸凹石，明成代問孟密會取以入貢。據師範滇繁四
之一賦產門，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二金石門所載，其石以
紅刺為上品，其次淡紅色嬌曰刺，深紅色薄色嬌曰避
者遠，黑白曰苦刺泥，紅帶黑黃曰古木蘭。又有碧霞
現，五色俱備，以深紅透水者為最。又有印紅，豪猪
牙，印紅較為貴重。自緬甸入英後，改用新法採之，每
歲產額約值八十萬元，數逾世界總價值之半數。蓋紅寶
石暹羅錫蘭皆產，然皆遜摩谷產額之鉅。

琥珀 琥珀，係松柏科植物所化，產孟拱西北之戶
拱。昔人謂地產琥珀，則旁不生草，掘地八九尺即得，

有外皮雲之，故有琥珀爲茯苓所成之說。其種類有血珀，金珀，石珀，水珀，蠟珀之分。血珀色紅爲上，金珀色黃次之。雲南麟街大理昆明各市中，兩類爲多，多係來自戶拱。至採琥珀之擺夷野人，因該地瘴氣甚盛，僅能于冬季入內採之，工人不過數百。惟採時每人須納印洋三元與頭人，作爲稅款。

上列翠玉寶石琥珀產地，如孟拱前爲吾國孟拱土司所轄，摩谷前爲吾國孟密土司所轄，近均劃入緬甸。惟戶拱在野人山地中，因界未劃定，仍屬吾有，不過暫爲英人所強占耳。

七 人種

野人山脈中住民，野人占大多數，次爲擺夷，次爲栗粟崩龍；若阿昌係野人之一支，可併入野人之內。擺夷與野人甚爲接近，語言既通，情意亦洽。野人傳說，其祖先與擺夷同出一脈，野人長居爲大哥，擺夷次之爲二弟，視同手足，故平時樂與擺夷工作，亦不捨親擺夷；如欲收服野人，可以擺夷爲媒介。若栗粟崩龍，惟南部山脈中與野人雜居，然爲數甚少。至山外附近各地，亦間有野人散布其間。茲將野人擺夷栗粟崩龍之形

態性情風俗等項以次叙于下：

野人 此種人漢人通稱爲野人，其有過于兇悍者則稱爲野蠻，稱爲薩蠻普蠻山頭者亦間有之。若野人自稱曰吉類，緬人稱爲開欽，擺夷稱爲赫康，喇後稱爲曠克。惟野人稱于明時，見徐霞客遊記，前第二節名稱中已叙之。蒲蠻之稱，在元代已然，見于元史，其詳在後第八節隸屬中言之。清代如職貢圖鄂修雲南通志等書，尙沿蒲蠻之稱。現美教士賴字母以教野人，仍稱爲蒲蠻文。又近人謂野人分布于恩梅開江東小江一帶者爲茶山野人，分布于小江之北者爲浪速野人，分布于恩梅開江邁立開江間之江心坡者爲阿普（一稱卡普又稱卜滿）野人，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東大盈江龍川江流域者爲小山野人，分布于邁立開江伊洛瓦底江以西更的宛河以東者爲大山野人，分布于更的宛河之西納輒山至不可山之東者爲森泡野人。觀各支之隨地異名，其實均可以野人賡之。至有生野人熟野人之稱，係以馴悍分之，與海南島生黎黎及臺灣生番番之稱無異。又稱爲大野人小野人者，係以貴賤分之，與清代稱高官爲大人，平民自稱爲小人者相似。又野人中有阿昌一種，亦有大小之分，

其粗獷類熟野人，較生野人爲稍馴善耳。

人口合各支計之，約有十餘萬。其在山外與各民族接近者大半髮黃睛黑，面尚平善；其在深山之內，不與各民族接近者，大半髮赤睛黃，相貌醜惡。惟其膚均含褐素，顏高眼凹者，則十居五六。若齒如漆，唇如血，係塗染而成，與越南人同，并非出於天然。

裝束則男子盤髻於頂，不雜髮，四周以布纏之。女子翦髮蓬頭，與曲人女子同。婦人則蓄髮纏頭，與處女異，惟髮歷三年始梳一次。男子凡接近漢人編入者，多仿製漢種之衣服着之，其餘短衣大褲，多類擺夷，惟項下或懸紅豆料珠串，或懸瑪瑙寶石，腰肢纏藤，與擺夷不同。又有少數之人，不着衣褲，僅用圍裙以掩其下體，頗似南洋羣島之土人。婦女地位稍高者，着短衣，繫開口裙，耳墜大銀筒，或琥珀筒，衣綴料珠貝殼，腰束藤圈；普通者或備衣裙，或胸背腿部皆露，僅中部裹布一大幅，與古儂之人相近，此係山外與各民族接近之野人也。若居深山，不與各民族接近之野人，以樹皮毛布爲衣，長及臍下，首帶骨圈，插雞毛，與貴州天苗身披木葉，黑脚苗頭插白羽者相似。又有頭纏紅藤者，

與瀾滄邊境卡瓦以紅藤束髮者無異。是則卉服如見鳥夷，戴羽如遇紅種矣。《越巖志》卷十九《藝文志》載王衢堯野人詩，於衣木葉樹皮事，略爲敘述。茲錄於下：

野人無能育荷欵，採取蛇龜作饌奇。木葉蔽身林作屋，搜衣剖盡樹頭皮。

野人山極北之一部分，稱格古斯野番，或稱大蕨，疑即森泡野人，僅下體以獸皮掩之，依然爲太古原人。野人山中南兩部之土官，頭插雞尾，身着蟒袍，項掛珊瑚珠，則與前清之官服相似。土官之婦，或着花緞緊衣，繫花短裙，裹花護腿，或頭戴雜花而衣綴碎玉，多屬奇裝。《王芝海客日譚》卷一，記宿雲列野人頭人廬四家，以妻女行饌進酒，妻女衣裳不固蔽，而碎玉綴體，插花盈頭，有似風狂者，欲使客知其野而知禮也。其所作野人山竹枝詞中會詠之，茲錄一首于下：

野草山花亂掉頭，夫君豈重野人骨。竹筒飲飯蕨蘆酒，短袖當筵解厭酬。

食則凡務農者，雜用五穀及玉蜀黍豈米蕎麥芋頭等品。炊以竹筒，熟則用樹葉或蕉葉裹而食之，人各兩包，不用碗箸。惟祭祀始宰牲宰分食，平時鮮用以佐餐。不務農者，採草木及動物而食，甚至茹毛飲血，猶

有大古遺風。而看其蛇鼠，與粵民之嗜好同，與廣西侬人，澳洲土人，非洲黑人喜食蛇蟲者亦相若。

住則單村獨戶者多，其有萃處者，不過數戶至數十戶為一寨，如卡瓦數百戶或近千戶一寨者甚少。屋多長方之平房，最長者達四五百尺，深二三十尺；數房則上層住人，下養牲畜。結構係架竹木而覆茅，牆以篾片編之，門窗亦具。內隔多間，置火室一，中挖火炕，炊食寢處皆在其內。惟居野人山北部者，間有棲息樹間，猶存巢居之古俗。

身體多因矯健，上下山嶺，如履平地。其住高山之巔者，往往架木如梁，築登後即撤去，以防仇人追躡。性情亦多慍悍，無職業者，則生資劫掠；如劫掠數次無失敗者，社會中稱為出色人物，女子多爭配為妻。茲將海客日諺天南雜誌所載預防劫掠之情形摘錄：

王芝傳客日諺卷一：野人或數十騎或數百立一頭人，或一大官，共登其約束。過野人山者，必守層先俟次官頭人來與議，大官頭人曰可過，則每人輸銀三元，謂之「保頭錢」。築寨衝之以行，至層始與之銀。中間有失，惟大官頭人是償，如北道保羅者然。苟大官頭人曰不可過，則生野人出山矣，蓋生野人不知其詳，每遇其則出獵人以果腹。或生野人出山者眾，所獲不足充

贖，則然野人亦問為擄取以供食。故生野人出山，雖倍槍之銀，大官頭人不取保也，且恐其出山者眾而不能自保也。

天南雜誌第一輯滇南邊野人山部落之風俗：野人見客商入境，即鳴銃止之。客商聞銃聲，即將貨物約住，入寨與之交涉，納銀若干，以為買貨保護之資，在彼所轄區域內，可以長行無阻。若聞銃不理，即以武力劫之，不但全貨沒收，人亦拘囚。如先有保家，亦可向之交涉，納贖款若干，視物之多寡而定；倘無保家，不惟全沒其貨，而人亦且為奴，或賣至他處；若買與卡瓦，則取頭新殼，不能生還矣。

語言則各支小有差異，有不能與漢人及他族通語者，則用擺夷譯之，蓋擺夷中間有通野人之語言故也。惟無文字，用木刻以代之，與卡瓦人同。凡欲入該山貿易者，先以禮物認親戚，給木刻，則招待而保護之；若彼此通信，則以木葉包鹽茶等物，受者即知為某事，不用木刻。近美教士漢孫夫婦，擬為蒲文，孫用羅字製成字母。茲將李生莊雲南第一殖邊區域內之人種調查（見雲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卷）所載者摘錄於下：

野人原無文字，其記事則以刀刻木，蓋原始的紀錄法也。十餘年來，有美教士漢生（即漢孫）夫婦者，以羅字替為野人文，編撰課本，行之頗有成效，今野人用此通信者已不少。其字母只二十二字，加以短音長音促音各一個，共為二十五音。其讀音與英文字母微有不同，其排列亦不同於英文。茲錄之如下：

母字 I L T A H K N Y Z E W M E
音讀 ī lā tǎ ā lā kā ná yǎ gā wā mā ā
母字 È O C G S A U J P B R D
音讀 ā o shā gā sā ā un jǎ pǎ lǎ rǎ dǎ

宗教最重祭天祭鬼，然畏鬼程度，甚於畏天。蓋野

人歲一賽天，必以太牢，賽畢食肉而榜其首於門，多寡以階級之高下爲等差。凡大官頭人，門前牛首甚多，故王芝海客日諺卷一野人山竹枝詞有云：

蕭瑟陰風扶白驢，野人山上俯烟霞。蓬門密榜毛牛首，知是頭人虛四家。

畏鬼如賽有前後門，前門走入，後門爲鬼出入，無論何人，不能踐履。又日將晡，則閉門深匿。人病事逆，塵飛髮結，皆謂鬼祟，必祭之。生計大半爲祭鬼所耗，蓋每祭必宰牲跳舞宴客，所費不貲故也。

野人除賽天祭鬼外，其信仰尙有最高之神，即諸葛孔明王驥是也。茲將李生莊雲南第一殖邊區域內人種調查所載信仰孔明王驥之情形摘錄之：

野人於精鬼之上，惟信孔明與王尙書（即王驥），諸物之神曰鬼，惟孔明與王尙書則爲神。嘗謂孔明乃其阿公阿祖，開闢天地，爲制禮立法之最高神人。而王尙書則爲之設營安邊，伊上下

17
得所，不避兵燹，與孔明同爲彼輩之阿公阿祖。故凡祭祀之時，必先請孔明，次及王尙書，呼孔明爲五布匠，呼王尙書爲王官，然後始進及諸鬼。五布匠者，蓋土語譯意爲禮法與人格爲一體，含有不可解說之威權也。今野人山地隨處皆有孔明墓，不啻作爲紀念碑。而江心坡王尙書營盤，爲土人所保守，視爲聖地。我漢族之神威，印入該族深海中，固如是之深而且遠也。

近自耶穌教士深入該族中傳教，利用其畏鬼及信仰孔明王驥之心理，用種種甘言誘惑，俾轉移其視聽。甚至謂耶穌即孔明轉世，信仰耶穌，不必再信仰孔明及奉祀其他鬼神，多所糜費。並設有宏大教堂，招收野人與緬人擺夷入內，分組宣講。各教士熟習各該族語言，即用各該族語言以宣傳，深入人心，故沿邊野人入耶穌教者已不少。一入耶穌教，則奉祀孔明王驥之典禮盡廢，久之久之，野人向之信仰華化尙有一線之繫念者，必將信仰歐化而入其彀中，不復再思震旦曙光之照臨矣，思之可爲浩歎耳！

此外如婚姻或主於父母，或完全自由，或於寨外建寔房，與貴州八寨黑苗及天苗之驗郎房，用以擇配者相似。惟野人有官民之分，不能相混。迨生子女後議婚，聘禮甚重，男貧難啣嗟立辦，可懸欠後償，並可山子孫

償之，又與貴州八寨黑苗向子孫索乃父乃祖之頭錢（聘禮者相同。若結婚，有翁種塔種之分，則爲他族所無。茲將吾友作霖隨川地誌第十三節種類所載者，摘錄於下：

野人結婚，有翁種塔種之界線，如甲娶乙姓之女，而乙姓之子不得再娶甲姓之女以爲妻。丙姓之女婚于乙，而乙姓之女丙姓不得娶以爲婦。甲對乙，乙對丙，均爲塔種；乙對甲，丙對乙，均爲翁種，歷世相承，不容紊亂。

若同姓不婚，與貴州普苗木老同，惟子妻父妾，翁納子媳，伎向奴僅子娶父妾者，尤乖倫理。而土官中有父死子死，一人納父妾子妻遂二十九人，連本身妻十四人，共四十三人，是亦有古八百媳婦之道風焉。

喪葬則人死後用棺或木槽裝屍，多用土葬，立墓，環以深溝，謂爲孔明所教，必如此，子孫始昌熾耳。若孕婦及產死或夫在妻孕中死者，均火葬，與隴夷僅貴族壽終用火葬者不同。

此外有尚義復讐兩事，雖爲西南各種種人所共具之特性，而野人尚義復讐之舉動，固與其他種人不侔。即如尚義一項，據希伯滇邊野人山部落之風俗所載，雖生客偶臨，亦竭誠款待；客去，贈木葉之飯包，設中途遇

劫，雖僅執空包回告主人，主人必代爲追究，謂係我之客，是欺我也。若復讐一項，據胡君作霖隨川地誌所載，野人秋收嘗新之日，必延請成陣，取祖宗所遺木刻，一一追述，如記有讐怨事，則所延者乘酒興報復，謂之拿事。據上之所載觀之，尚義復讐之情形，已可見一斑。惟野人公戰則能堅持，私鬥不能耐久。例如外敵來攻，則山官頭人，宰牛割肉，連毛分送各寨，謂之散毛肉，各寨接到，即持械助戰。其械利者，前有長刀毒弩（刀之鑿製法，與苗人同，係生時親朋所贈之銀，至成人始製爲刀，快能割鐵，佳者稍飾銀，爲個人厚禮。弩箭鑿毒水，見血即斃。又有同業藥，中微毒，仍回原處而死，較貴州仲家之弩毒製法尤慧，近亦有銅帽槍快槍。戰法不列爲大陣，是路徑熟而善埋伏，敵來以冷槍擊之，與湘西之苗人同。若係緊急集合時，則如卡瓦辦法，加以雞毛火炭，各寨之人，一經接到，即持械飛奔而至。如勢力不敵，暫避其鋒，伺間出而狙擊，此勇於公戰之佐證也。平素私人械鬥，亦分毛肉於親友，親友亦如公戰時赴之；惟非切己之戰事，滿一日後，即紛紛若鳥獸散，以爲人情已盡矣，此法於私鬥之佐證也。所惜社會組織，僅具家族部落之觀

念，在政治方面，不能有龐大之結合，故每家各個獨立，不願置土司官而受約束者有之。即或每寨置一土司，數寨置一土司以約束，而土司官遇事不獨裁，皆謀之羣衆，頗具有民治之精神；然亦各自爲政，不相聯絡。平時處理爭議械鬥事務，戰時號召一部分之野人，聚而禦侮，若大敵當前，未聞合全部之野人，傾巢而出，拚命抵抗，故往往逐漸擊破而被征服，此其最大之弱點也。惟自唐內附以來，久沾漢化，現在仍念念不忘，凡土司山官以前受有札委者，尙什襲珍藏。一遇漢官至其地，則筵食壺漿以郊迎，而致其款曲。其中有稱優秀者，常謂其祖先爲漢族，在昔隨孔明征蠻，流落邊地，子孫遂窟宅于斯。故雖名爲野人，而同姓不婚，待人曲盡禮義，謂非含有漢化而能若是乎？是則祖先隨孔明征蠻之說，似非全出于假託而謂爲無稽。不過漢人未利用此說，與之聯絡而善爲轉導，俾堅其內嚮之心，而不受外誘，永爲吾國忠實之邊氓耳。

右因野人爲野人山重要之種人，故敘述獨詳，其攙雜野人羣中之擺夷粟粟崩龍三種，略叙于下：

擺夷 擺夷有水擺夷旱擺夷之分，凡野人山之東西

卑濕烟瘴之地均有之，最與野人接近。志稱鑿越隴川間有大小伯夷，即係擺夷，爲古西南夷國之遺民，故又稱雙夷，木王地江心坡及孟拱戶拱一帶之耕地採礦等項，皆有擺夷攙雜其間。面目清秀，膚黃白，身刺花紋，其性質亦聰穎和善。惟旱擺夷則稍爲兇悍，然尙與野人不同。男子以綢布裹頭，青藍布衣，頸圍白布。女子未嫁者蓄辮盤于頂際，科頭，短衣着褲。已嫁者盤髻，纏以布帛，其衣短與處女同；但無褲而繫棉裙。耳肘及頸帶有銀筒銀圈銀鐲。喜食米穀，飲酒，嗜檳榔，蔬菜多冷而後食，類越南人。其在木王地者，用竹筒煮飯，裂傾蕉葉，再爲入口（見外僑評議第五卷第二期余著木王地得失之論係第四節），與野人以竹筒蒸飯蕉葉包飯者無異。居多傍水結寨，以竹茅構成平房。生業則男多農牧，間或漁獵經商，女多紡織。有文字，字母十九，與普思沿邊擺夷字母有五十三者有別。茲將李生莊雲南第一殖邊區域內之人種調查所載十九字母，遂錄于下：

字母 ㄓ ㄗ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ㄨ ㄩ ㄐ ㄑ ㄒ

寫法 ㄓ ㄗ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ㄨ ㄩ ㄐ ㄑ ㄒ

英文 gá ngá ja sá yá dá fá ná pá má wá ná wá lá há á

據原文謂第一欄爲干崖蓋達一帶之寫法，第二欄爲猛板遮放芒市一帶之寫法。余查木王地擺夷字母，亦係十九，惟拼音有三十字。僅以字母而論，木王地擺夷，

恐係由干崖等處而來，亦未可知。擺夷迷信佛教，隨在建有佛寺，寺皆貯有佛經，係用擺夷文譯成。英人德斐雲南遊記謂擺夷文分二種，一爲普通之用，一係經文用之（見余著木王地得失之關係）。上列字母之兩種寫法，是否普通及經典所用之兩種，俟詳考後再定之。此族既遍建佛寺，廣爲布施，幼年先出家而後還俗者固多，晨起先誦經而後作事者亦不少，與緬俗同。惟爲慈悲戒殺之教義所漸漬，化爲柔儒，亦與緬人同。又除信佛外，尙奉一神，曰塞猛塞蠻，謂可造禍福，主吉凶，信之甚篤。若畏鬼尊巫，亦頗與野人相若。至聚族而居，結爲村寨，數寨合爲一訖，置訖頭外，又置撫夷。訖頭撫夷之上，土置司，土司世襲。訖頭撫夷由漢官委任，或由土司保舉（撫夷間有世襲者，實居少數）；由漢官委任，年限無定。此南部之制度也。北部擺夷，每寨設一頭目，界治一寨之權，其上則有土司，土司之大者，擺夷尊之爲王，如坎底前有木王，即其一例。現擺夷多通漢語，喜

與漢人往來，而土司撫夷訖頭等，又爲漢官所委，故其嚮漢之心不亦亞于野人。

栗粟 栗粟，一種力些，又稱栗較。高鼻深目，膚舍襪素，沿邊如舊蒲桶鑿衝蓋達干崖孟卯芒遮板均有，分生熟兩種，與野人同。人甚短小精悍，男子挽髻裹首，亦有戴小帽者，衣則麻衣，或披毡衫，富者喜着優人舊衣，與貴州之清江黑苗同。婦女亦挽髻包巾，耳帶大環，長衣長裙，衣邊喜飾貝殼。種蕃稗爲食，或獵以充饑。獵善弓弩，在百步內發無虛矢。住依岩穴，近傍山地墾熟，即去而之他，自係飄泊民族；有時變殖不繼，即學野人之伺儻規掠。在昔無文字記事，如野人之用木刻；近英教士仿蒲蠻文之製法，用羅馬字拼成栗粟文以教之。宗教則受野人影嚮，最爲畏鬼。其受漢化薰陶者，則信仰孔子關聖及觀音。近爲英美教士感化，多爲耶教信徒矣。其社會組織，凡分布于南部者，一如野人擺夷例，築置頭人，惟由人民推舉排解爭議之事。分布于北部者，無頭人，以致紛亂毫無系統。

崩龍 崩龍雜居於干崖猛卯境內，男女膚含黑素，身材較栗粟尤小。男子裝束似栗粟，婦女做野人剪髮，

長五寸許。惟喜裝飾，耳穿銀筒，頸套銀圈，頗似僑人。凡包山衣邊裙邊，均鑲紅色呢布。腰膝皆用紅藤或黑漆藤纏之，又類野人。性畏暑，昔多山居，近則爲野人逼迫，退宅原野。平素以農爲本業，兼營工業貿易，以資補助；而所製草席，花紋精緻，英屬南坎歐人住宅，多購以鋪地。爲人誠實少奸詐，并好佛，通攏夷文字，因佛係攏夷文故也。但出入必佩刀槍，亦係沾染野人之習俗焉。

八 交通

野人山正幹左右交通之路綫，前有航路公路，近則鐵路亦築達山旁。除航路已于前第四節位置及河流中言之，不再復叙。茲將重要之公路鐵路，分叙于下；其未築公路而爲往來之通道者，亦附叙之。

(甲) 公路 公路有下之縱橫貫穿之各綫：

(一) 由密支那通坎底之路 此路在野人山正幹之東，係英人所築，南自密支那起，向北，經維督生拔波等處，達坎底。計寬十餘尺，長七百八十餘里。生拔波南至密支那，約合全綫三分之二通行汽車；北至坎底，約合三分之一暢通馬車。由坎底向北至木里肯之路，近

亦築通。此爲野人山東第一主要之幹路也。

(二) 由片馬通坎九之路 北路在野人山正幹之東，英人所築，南自片馬起，向西南經施角羅孔至石灰下過恩梅開江，北至江心坡，轉北經騰南拱路等處，達坎九。寬五六尺不等，長約八百餘里。此野人山東第二主要之幹路也。

(三) 由孟拱通孟緩之路 此路在野人山正幹之西，亦英人所築。自孟拱向西北，轉北經甘板丁格陵等處，達孟緩。現孟拱至丁格陵之路已築成，約長四百餘里。丁格陵至孟緩之路，亦將築通。

以上三綫，係縱貫南北之公路。若東西橫貫之路，或全部或一部分已築成者，有下之四綫：

(一) 由騰衝通八莫之路 此路在野人山南幹之中，由騰衝向西南，經南甸干崖弄璋街蠻綫茅草地等處，達八莫，長五百餘里。滇緬間近時往來，多由此路，爲南幹中第一孔道。若由騰衝向西，轉西北，經孟西神護關昔董允冒等處達密支那；由干崖向西，轉西南，經孟達巨石關息馬半山蠻威等處達八莫；由弄璋街向南，折西，經臘撒猛卯虎羅關等處達八莫，亦有路可通。惟在

緬甸境內，均築公路，我國境內，仍屬崎嶇難行，概未修理。

(二)由片馬通密支那之路 此路并在野人山南幹之中，由片馬向西南，經拖角羅孔澤勒若瓦宋等處，達密支那，計長五百七十餘里。近由英人築成公路，為南幹中之第二孔道。

(三)由龍陵通南坎之路 此路亦在野人山南幹之中，由龍陵向西南，經龍川章鳳街猛卯等處達南坎，計長三百七十餘里。在滇境路未修築，緬境已築成公路，并由南坎築通臘戍。

(四)由坎底通康古之路 此路係在野人山北幹之中，由坎底向西，轉西北，經南閩緝捕等處，達印度阿薩密之康古，約長四百餘里。係英人築成，為北幹中第一孔道。

(五)由坎底通茂當之路 此路西段係在野人山北幹支脈之東北，由坎底向東，轉東北，經祖那坎九日乃等處，達高黎貢山西麓之茂當（茂當與西麓隔山相對），已由英人築成公路，長約四百餘里。為英人侵略滇省西北部重要之路綫，余著木王地得失之關係中曾言之。

(六)由生拔波通窩澤之路 此路在野人山北部支脈之中，由生拔波向東，經江心坡之林麻若孔等處，達恩梅開江東岸之窩澤。由英人築成公路，長約二百餘里。

(乙)鐵路 鐵路僅接近野人山南幹之間有之，分為下之兩綫：

(一)由密支那通仰光之路 此路山南幹西南之密支那起，向西南，轉南，經孟拱孟養為勸擺古等處，達仰光，長二千二百四十七里，係英人築成。

(二)由臘戍通臘得勒之路 此路山南幹南之臘戍起，向西南，經訶委廷等，達臘得勒，長五百四十里，由亦英人築成，為密支那仰光間幹路之支綫。

以上皆野人山幹脈支脈中重要之公路鐵路及陸路，其餘如公路陸路之支綫尚多，難以殫述，故略而未叙。第就上列各路論之，其中一由木里背向西北，通西康察隅之路，英人現正積極查探，擬再築通，為侵略康藏之計。一由孟緬向西北經緬日通印度阿薩密之雪皮火車站，與阿薩密之鐵路相接，俟丁格孟緬間之路築通後，再為展築，俾印緬之動脈聯絡，增厚北疆邊防之勢力。若南閩通阿薩密康古之路，聞已鋪設鐵軌，究竟已

否築有鐵路，俟查明再為補入。而滇為將來收復片馬江心坡木王地及鞏固西部西南部邊防計，亦應將昆明至大理九百餘里將成之公路，迅速築成。由大理西南至騰衝，西北舊蒲桶均長一千六百餘里之公路，分別速築，以資應付。此事余在杭州浙江中華史地學會講雲南與國防時曾詳言之（見第一卷第八期國書）。如由大理經漾濞永平漕洞等處，至瀘水之公路，計長七百八十餘里，再能築成，則瀘水片馬相距不過一百一十五里，為應付片馬江心坡發生變動之預備，亦屬合宜。

九 隸屬

英人將滇西片馬江心坡木王地及恩梅開江上源隸屬江駁洛江一帶，次第侵佔，無非因前有人擬由高良工山劃界，遂謂高良工與高黎貢係屬一山，不與我方共同商議決定，竟在高黎貢山頂之搬瓦了口及大噤哀本等處，樹立界樁界牌。高黎貢山與高良工山截然不同，前于第三節山脈及形勝中固已叙明，而民國十三年余著片馬小誌登孟晉雜誌第一第二第三各期，曾援引明史地理志，明楊慎雲南山川志滇載記，鄒邦浩高黎貢山証論，清鄂爾泰雲南通志，清一統志及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所載高黎

貢山隸屬我國之事實，詳為證明，不再復列。現因余素主張滇緬北段之界必須在野人山幹脈中劃分，以斷葛藤，則片馬江心坡木王地等處，自能光復故物，不必枝枝節節與之爭論（民國十九年六月，蘇州中學校長莊君與存等邀余在清華會講滇省邊界會詳論）。故將蒐獲之資料，擇要整理，纂為本文，以申論之。是則隸屬一節，為異日劃分之証據，尤關重要。特就史乘所載關於野人山隸屬吾國之証據，以次摘列于下：

山海經第一蒲山經，蒲山經之首曰豳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狀行人走，其名曰狌，食之善走。夔之山，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首沛，佩之無癘疾。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

按郭璞注，臨于西海之上，謂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謂禺似獼猴而大，亦目長尾。首沛，未詳。多白猿，謂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腳長，便捷，色有黑有黃，鳴其聲哀。果沅新校正，招搖之山，謂大荒西經有招搖山，即此。郝懿行箋疏，猿色有黑有黃，謂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注並云，色黑，無黃字。今野人山在吾國西南部荒服之中，

說，固屬相符。而野人山西南亦有一平地，瘴癘甚盛，與木王地同，已於前第五節氣候中言之，亦係蠻書所載地乎如砥，悉有瘴癘之地。且此地野人山幹脈枯門嶺西，枯門與摩容音相近，又即蠻書所載之際零山，南詔置城即在山嶺上。查現在野人山中之野人崗多染黑，擺夷亦身刺花紋，而北部幹脈東之曲人倮人，婦女面鼻嘴唇，均刺花紋，南部幹脈間土人，以金包齒，又為南詔所管金齒漆齒彫題紺面之部落。南詔開羅風于唐玄宗天寶七載即位，唐遣使册封襲雲南王，彼時野人及擺夷等既隸南詔，其山亦為南詔所有。是在唐時該山及山旁各地，已隸吾國。

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紀：皇慶六年二月，永昌蒲蠻阿八刺爲寇，命雲南省從宜剿捕。

又卷三十憲宗本紀：泰定四年十一月，雲南蒲蠻來附，覓順寧府貢通別段向章。

按續修順寧府志卷三十四雜誌一種人引清職貢圖：「蒲蠻，相傳爲百濮苗裔；元泰定間內附，以土酋猛氏爲知府，明初因之，宣德中改土歸流。今順寧滇沅普洱永昌景東等府有此種，男子衣布披毡，佩刀跣足。」又引舊雲南志：「蒲蠻，即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春

秋傳與巴楚邛并爲南土，在永昌西南徼外。又在順寧沿瀾滄江居者，號蒲蠻，亦曰撲子蠻，性尤悍惡，專爲盜賊，善槍弩。男子以布幅掛身，婦人織布，搭右肩，結于左脇，以蔽胸，另以布一幅蔽腰。平居刀耕火種，好漁獵，住山築茅屋中。是蒲蠻在元時已隸于吾國。沿邊如永昌順寧等處，均有蒲蠻分布爲我庶民。况蒲蠻即濮國苗裔，曠在周時，已附周伐紂，書經牧誓曾載之，後至元明又內附。且觀上岡志所敘蒲蠻服裝習俗，與今野人無異，洵爲今之野人。宜乎美教士瓶字母教野人，稱之爲蒲蠻文耳。蒲蠻既係野人，野人多係生聚于野人山，野人在元時內附，隸于永昌，故元史稱爲永昌蒲蠻。永昌之地，元時隣近緬甸，馮哥波羅遊記卷二曾言之。永昌既隣近緬甸，其境城西達野人山外，野人山必有一部分爲永昌所轄，故野人隸于永昌。况據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第十二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載，野人山外平緬麓川等地，悉爲元有，則野人山隸屬于元，亦無疑義。

明史卷三十四雲南土司二藏列傳：正統十四年，順寧王頌）率諸將自騰衝會師于千崖，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至

沙嘴，後造舟至金沙江。機發（即思棟）為龍川宣慰司恩任教之子）子西岸埋糧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一攻破其柵寨，——至鬼哭山築大寨於兩峰上，——分道並遊攻拔之。——思棟發奔遁，時王師移孟套至孟那，孟套在金沙江西，去龍川千餘里。——感還兵，其部衆擄在發少子麻據孟套地為亂……與思棟約，許土日得部勤諸糧，居孟套如故，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棟亦懼，聽命，乃班師。

又龍川土司列澤，龍川宣慰司多士聖記至岳風鴉士醫投緡，代士醫為宣撫。劉挺鄧子烈各舉勁師至，環壁四面，感懼來降。以遂風妻子還龍川為名，分兵趨沙木龍山，先破其險，而自領大軍馳入龍川。復舉兵攻蠻，蠻降，招撫孟套，賦發走，獲之，歸川平。

南牙山為野人山南部正脈之山，王氏征麓川，曾越此山，是野人山南部正脈，在明時全屬我國。又逾金沙江而西，至鬼哭山；金沙江為大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鬼哭山即鬼窟，在孟套境內。其後立石以金沙江為界，是金沙江東之地全為我有。野人山在金沙江東，自應一併為我所有。至沙木龍山即今杉木龍山，為野人山南部支脈之山，明時劉挺據之，收復孟套蠻彝各地。孟套蠻彝各地，皆在野人山中南兩部幹脈之外，又足証野人山中南兩部幹脈，悉為我有。况劉氏在蠻彝建立威遠

營之碑，近年出土，碑文鐫有「洗甲金沙，藏刀鬼窟，不縱不擒，南人自服」諸語，并注明授誓者，有孟套孟密木邦諸土司。孟套在野人山中部幹脈之西，孟密木邦皆在野人山南部幹脈之南，此三土司既均內附，更可為野人山屬我之一証。

鄂爾泰修邊備通志卷二十四種人內載：野人居無層底，夜宿樹巖，赤髮黃睛，以樹皮毛布為衣，披其胸下，首戴竹筒，披雞毛，纏紅藤，執鈎刀大刃，探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蟲，性兇悍，登高踐險如飛，住茶山里嶽之外。

阮元等修雲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七南蠻志種人六野蠻引姚州志：化外野夷，不聽教化，饑則劫掠，漢人至則避跡，蓋因地在極邊，故習逐獮遊軍。明通志，雲龍州三渠山後有野蠻，距郡五百里，一言不合，自刃相向。騰越州志，今臘臘後山野人有生尾者。

劉綎等纂永昌府志卷五十七蠻蠻志種人內載：野人居多茅棚，好遷移，有離營千餘里者，有離營三百里者，設防處名臘臘關，有兵把守。

陳宗海等修德勝通志卷十五諸夷志二種人內載，金寶城以北，大賧周迴百餘里，悉皆野蠻，無君長，其地有瘴毒，河賧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關隴總督使領軍將于大賧中築城，管判野蠻。共山土處沃，種瓜瓠長丈餘。又多瘴以，無農桑，收此充糧。三箇皆占大雪山，其高近天，往往有吐舌垂賧貿易，云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

屈詞窮」。是則英人無野人山屬種之証據可持，故遲遲不覆，意存延宕，已可概見。至姚氏說帖所叙野人山隸屬吾國，更有確實之証據。况薛氏咨送姚氏稟陳滇邊及緬甸情形文內，又聲明乾隆時，西抱孟拱孟養蠻寨，南包孟良木邦孟密六土司在內；其後六土司潛為緬甸所誘，中國不復過問，于是以現尉騶越之南甸隨川孟卯干崖叢達等土司為新界，新界西至大金沙江而止，永昌驛越諸志，班班可考，野人山蓋在新界之內也。執此以為野人山隸屬我國之證據，更信而有徵。

王先謙五州地理志略卷七上：野人山地，騰越羅西之西，陞騰騰（即阿薩密）之東，呀木桑阿吹羅城之南，北疆之北，有曠地名野人境，即一統志及和摩西藏賦所言之羅摩布占國，瀾滄志略謂為野蠻野人。明代有茶山麻里兩長官司，即今野人境。傳記云：茶山麻里，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為野人所竊，奔入內地。西人稱其種為格古斯藏人，呼其為老下止。藏人犯死罪者解赴其間，群老下止分而啖之。其疆域大約南起大盈江兩岸，西至為新街（即八莫），東北六七十里之樹羅，東歸為叢達，西南三四十里之隈尤，即騰越西南邊也。自此北渡於怒江伊洛瓦底江之間，此種人為荷蘭伯羅麥倫，蓋半化之熟番也。再北傍恩梅開江而居者為羅羅，羅羅之西，傍邁立開江，而居者為格古斯藏，其廷北及呀木，西及更的宛河與亞羅密接。此種最野，即藏人所謂老下止分啖人肉者。其北有地曰坎底，產綠樹甚著。近邁立開

江更的宛河發源處，均產琥珀。

觀王氏所叙野人山地南北情形，凡野人山幹支各脈及左右近山各地，皆在其中，較前第三節節脈及形勢內引列世增薛福成所叙野人山之情形稍詳。其謂為明代茶山麻里兩長官地，雖據師範滇纂所言，其實大明一統志卷八十六所載雲南地理之圖，茶山位麗江府西，係在麻里之北。永昌府志卷五十六釋蠻志，孟養軍民宜懋使司居金沙江（即大金沙江）上游，北極吐番（即西藏），西通天竺（即印度）；又茶山長官司土目姓早，舊屬孟養，後早章不附，明永樂授早章為茶山長官司，其北與麗江野人接壤，余著木王地之得失曾言之。是則野人山地之北部，凡在山之東西者，確為我國孟養茶山兩土司所屬，自應完全為我所有。其南部為隨川孟卯叢達南甸蠻寨等土司轄地，前引姚文陳之說已詳言之，故不再贅論。

總之，上引各史乘所載關於野人山隸屬吾國之證據，可見自古迄清，均為我有，并非屬於緬甸。而明代徐霞客遊記謂野人即茶山之夷，昔亦內附，清嘉慶間伯麟奏進雲南種人圖，凡百種，野人亦在其內（按此圖原本，余在滇時，有人持以求售，其圖不但滇人之頭足各部製飾，悉依原

狀繪成，即衣服顏色，亦依原色繪之。構成尺頁百開，裝於紅木盒內。

情素假過昂，未能野獲，亦可爲野人山之野人，全爲我屬之一證焉。

十 結論

自東北四省國防疏忽而未加備豫，穴空風入，倏忽隨折堅摧，河山易色，嚮往察來，不得不籌畫西南國防，免蹈覆轍。而滇東鐵軌，貫入心腹，不殊安奉之易於進取。不知法對滇尙取半攻勢，英對滇全取攻勢，余在浙江中華史地學會講雲南與國防時曾詳言之。而滇西北段界務之糾紛未了，英尤得隴望蜀，節節內侵，勢將由此插足川康，爲囊括西南三省之計。如再不設法解決，必致爲東北四省之積，而不爲我有。解決之道，執証先與交涉，交涉無効，惟有將來訴諸武力。無論交涉或訴諸武力，均非洞明北段之地勢不可，欲洞明該段地勢，尤非洞明野人山之形勢不可。蓋野人山就地理而論，爲我國天然長城之一隅，在國防上占重要位置。若就歷史而論，確係吾國所有之山，山之南部，照清光緒二十年所訂中英續續滇緬界商務條款第一二三四五六各條及後總理衙門擬定中緬條約附款一二三各條所定，自尖高山至

薩爾溫江之界，中間經瓦雷山薩伯坪大郎坪嶺及萬仞關巨石關息馬鐵關西境，虎豐關天馬關東境，并順瓦爾嶺孟哥山以定之。凡猛曼猛弄息馬蠻哈等線布嶺杉木籠各山，尙爲我有；邦杭那欠等山淪入緬境，野人山南部幹脈已割去一小部分。所幸北段之界未割，雖英方因前清洋務局及石鴻韶擬勘界綫時，有在高良工山劃界一節，堅持高黎貢山即高良工山之說，強豎高黎貢山之界樁界牌。然古今無片面定界之先例可援，凡有片面造成侵略之局勢，爲國際所不能公認，受侵略者儘可隨時而推翻之。是則高黎貢山以西，如片馬江心坡木王地等處，英雖築路設官，僞爲己有，如我有野人山確屬我國之鐵証，應當全部收回。萬一不能全部收回，可照南段在野人山劃界之案，一小部分割與英方，其大部分仍爲我有，以全與英素收親睦之厚誼；并免將我國固有之地全部拱手送人，致惹世界史地學者之譏評，而耽耽虎視者亦不至援例要求，受剝肉糜人之苦痛。本文前第九節所引史乘中記載各節，即野人山爲我有之鐵証也。野人山峯之高者達一萬三千尺以上，較其東高黎貢山魯羅山爲高，實係滇西第一重要之屏蔽。不但我國姚

文棟前陳邊務情形文內，有野人山之天險可以限隔中外，若為英所得，則英可長驅而入雲南，有高屋建瓴之勢；即以前西報之論野人山者，亦謂此山如在華界，則英兵雖滿萬，不能敵華軍之百，苟英得此山，則百英兵亦可勝華萬兵矣（見雲南勸界邊境卷下）。此余在滇留別諸生詩所為有「盤瓠莫割野人山」之句也。雖山外之地久為英占，且琥珀翠玉諸鑽皆屬珍品，開發徵稅，收入甚豐，英人勢難放棄，然苟割山為界，并生聚教訓我國

界內之野人，以守山內各地，更擇建要塞以固封守，猶可恃武裝以祈和平。昔東人嘗謂元代末在亞西烏拉山定界以守之，殊為可惜，余謂清代末在滇西野人山定界以守之，亦殊可惜。今後若能在野人山劃界，為亡羊補牢計，較高清任人強占野人山而不顧者，猶為彼善於此。萬一一時不能以口舌爭回，亦必蓄我武力，與之周旋，為最後之應付焉。

晨 熹

第二卷第八號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出版

近年來新經濟情況之一階段……………侯光三
伊斯蘭教之宗旨(續)……………蘇啟華
土耳其人的「娛樂」問題……………馬達道
從伊斯坦堡到麥加(續)……………馬明道
土耳其新制定之經濟法(安哥拉通訊)……………津

西開線上回民概況(通訊)……………王 魂
行雲流水(續六月號)……………趙繼恆
要聞一束……………編者
編餘……………編者
遺刊(七幅)

每期一角 全年一元
郵費在內
發行所：南京晨熹社
地址：南京下橋清真寺

西北嚮導

第五十期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 目 錄 ●
導言：……………程化譯
綏東形勢危急……………程化譯
西北農村經濟的真相……………王克明
青海省的民族、民族、人口、民政……………王克明
開發西北(續)……………王克明
抗戰的決心和態度……………王克明
西北知識講話(十五)……………王克明
譯文：……………從天生

新稿概況……………程化譯
社會調查：……………程化譯
通訊：陝西渭南縣社會概況……………程化譯
文藝：拯救甘肅窮苦之人民……………程化譯
西北十日：……………程化譯

定價：每冊三分
發行所：西安南門外大街
分社：西安南門外大街



廿六年二月 六頁

著者贈送